
西洋文学名著選

增訂
五版

SELECTED READINGS
IN
WESTERN
LITERATURE

伍蠡甫
孫寒水合編

增訂五版

西洋文學名著選

SELECTED READINGS IN

WESTERN LITERATURE

伍蠡甫

復旦大學文學院教授

暨南大學文學院講師

孫寒冰

暨南大學法學院院長

復旦大學高中部主任

1932年12月

西洋文學的賜予

(代 序)

一個中國人大抵只有在學生時代，爲了升學、文憑、吃飯等等的關係，或者不能不和西洋文學相接觸；不過這淺嘗的滋味，不久便從他滿裝許多別種雜碎的口胃中，漸漸地淡了下去。那時西洋文學所給他的，只是一串串作家的姓氏、若干漂亮美好的句子、幾個意外驚人的節目、電影幕上一般的刺激、家喻戶曉的濫調。這些殘留的、不健全的、無聊的、可有可無

的影子究竟是誰送給他的呢？——是教師呢？還是他自己？——這原很難講，並且也不是此地必要解決的問題；然而它們決非西洋文學所賜予，却可斷言的。

一般求着西洋文哲一類學問的中國人，若在告一段落時，對於那學科不能把捉一個大概的認識，不能認識它的內容——尤其是它的客觀基礎，或支配着它的客觀條件，——因此更不能建立自己對它應取的批評態度，那末，這個段落所給他的，自然總不過是一些支離恍惚的影子了。關於西洋文學，也是如此。它好像是常情之下的一個人；我怎樣對待它，它便怎樣對待我。所以，我用什麼方法、態度、去探討它，它便給我一個什麼應得的回答。

西洋文學有很長的歷史，很多的派別、作家、和名作：它正如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那裏說起好。不過任何對象，如既成一個研究，總得先有研究的目的，我們中國人觸着西洋文學時，也應該先行確立我們出發的目的。如果這目的是要增加我們對於人生所

可認識的內容，從而可以建樹自身此後人生觀念的基礎，那末在那浩如煙海的西洋文學對象中，我們並不會沒有遼遠的彼岸，並不會沒有可循的航線，以及可以引導我們的指南針。自來文學總在表現着人生，從不曾離開過人生，所以上面假定的出發點，可以說是沒有什麼不當的。不過，所謂表現人生的文學，究竟是句籠統、淺弱的話，不足以廓清我們的對象。於是有許多人便從文學的定義上着手。我們試翻閱汗牛充棟的文學概論，都可以遇到很多條；比如目下在中國很流行的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，就有什麼：

文學是文學家所保存的學問、知識、及想像的結果；

文學是聰明男女的思想、感情的記錄，以某種方法的安排而給讀者以快感；

文學是散文詩及一切的著述，其目的在想像的結果，在給予最大多數國民以快樂，在捨棄特別而訴諸一般的知識；

文學是通過想像、感情、趣味的思想的文學之表現，在不專門的形式下，引起一般人士的理解；

文學有教給讀者以知識的，有激起讀者的動力的。

他們說得固然很詳細，可是他們不會着眼在文學的、抑即藝術的起源，所以始終沒有道及根本，竟像烏煙瘴氣的一大團，罩住我們，使我們找不着一條出路。

我們現在試先求藝術的起源，再從這基礎的認識，找尋文學的定義，那時對於怎樣讀（西洋）文學的問題自然容易解決，而這解決更使我們曉得如何接受西洋文學的賜予了。

常有人說藝術起源於原始人類的感情反映，這固然是不錯，但是只道着一部分的真實。原始人感受環境不住的威脅，需有不住的抵抗和征服，才能生存着，而這抵抗、征服、使他們不能不共同地勞動。他們的理知本來高於一切的動物，他們能創造新工具，用

在這勞動的過程中。每當新工具使他們獲到勝利時，他們的激越的情緒便從一種勞動上——口的叫喊、高呼、四肢的舞動，——表現出來了。不過這歡喜感當然會有剩餘的時候；這剩餘感情常會推動一個原始人，使他反復他那勞動的過程，於是他會叫了又叫，跳而復跳了。在這過程中，有規律的運動漸次產生，那屬於空間組織的，也就是屬於藝術基本條件的形式感、律動感，也就產生了。這些事件說明藝術是勞動的產物，也是感情社會化的產物。又如人在共同的、費力的勞動過程中，爲了減輕勞苦，增加效力起見，乃有共同的呼聲，或一人發音，多人唱和，而大都是有規律、有節奏的，這呼聲便是音樂、歌唱的萌芽。等到文字產生，這類勞動的呼聲始具文學的雛形，爲詩歌的濫觴。所以，文學——藝術的一部門——也有社會的根據和機能，也在表現社會化的感情。

人在生存的過程中，抵抗環境的壓迫只是消極的方面，征服環境，利用環境才是積極的，而這積極

生活的最爲主要的任務就是生活資料的生產。要生產先要有勞動力和生產手段(工具)；以勞動力加在工具上，結果才有供人生活需要的生產物。原始人只爲自己生活的必須而勞動；換言之，他們只爲自己的使用而生產。不過，等到生產手段發達——尤其是鐵的發現和使用，生產力增強，同量的勞力可獲較前多量的生產物，而當使用不盡的時候，乃有剩餘生產物。在不同的環境下，剩餘生產物也不相同；如果消費的數量不增加，那末，兩個沒有仇嫉的集團便開始交換他們的剩餘生產物。因此，不爲使用，單爲交換的生產物漸次產生，而形成商品。然而，需求的機會未必一致，物物交換也很多不便，於是貨幣終於應需要而產生，從而不事生產勞動，單憑交換過程取得利潤的商人也終於產生了。不過，剩餘生產物對於社會有十分深巨的影響，這便是生產關係的劇變。蓋自剩餘生產物積蓄日多，個人氣稟的強弱、知識的高下、經驗的多少，便開始支配他所能獲得的剩餘生產物

的多少，而僅僅身體勞動量的多寡，必漸次失其支配的地位，於是人間才有私有財產的制度。這制度把生產手段從共有共用的原則上，移到一個分配極不平等的原則上：即一部份人占據了生產手段，一部份人却失去生產手段；前者不必勞動，但使後者將自身的勞力加在前者私有的生產手段上，以生產那商品化的生產物——商品，而把利潤悉數歸到前者的手中。這個時候，社會便裂成階級：一面是自身不勞動、而榨取他人勞動價值的有產者——佔有生產手段者；一面是自身勞動的、被榨取的無產者——沒有生產手段者。進言之，生產手段的發達產生剩餘生產物，剩餘生產物形成社會的階級；從此，人的意識具有階級性，反映這意識的文學也具有階級性了。

原始時代，人人須勞動，勞動的歌唱代表人類普遍的意識。然而到了此時，只有被壓迫着的、或被榨取着的無產階級，才必須勞動，所以勞動的歌唱變成無產階級的文學；它不能表現上層統治者、榨取者的

意識，也就不是有產階級的文學。反之，不事勞動的、閒適的生活爲有產者所專享，這閒適者對於人生乃有溫文爾雅的觀照，一齊表現在有產者文學之中了。並且，統治者以高壓、愚弄、麻醉、等方法使被治者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同化於他們的意識，暗中養成他們妥協的奴性。而就愚弄、麻醉等手段講，勤勞克苦的或自甘卑下的觀念也漸被上層階級提倡着，而轉送給下層階級了。因此，在不論那一階段的社會裏，頌揚或欽慕有產階級閒適生活的文學可以出於無產者，而歌詠無產者勤勞的文學可以出自有產者。酸丁喜歡做廟堂文學，大官僚喜歡寫田園詩，便是這個道理。前者表現無產階級被麻醉了的意識，後者是資產階級和緩下層反抗的用心。但是，除了高壓和服從時常合作外，階級鬥爭却未嘗間斷過，並且已成私產制度成立以還的歷史的中心。

現在先看私產制下歐洲社會史的歷程和人們的意識變遷，再看反映這意識的(西洋)文學。

在地主、農奴兩個階級對立着的封建社會裏，姑不論勞動僅屬農奴，無關地主，然農業是他們雙方生存的主要泉源，自然的原素更是這主要泉源的支配者。地主雖生活於榨取過程中，然而自然原素的興衰，既足以左右農業的盛衰，當然也可以影響他自身的利害。他如遇到天旱、水災，任憑如何加重榨取，也是無濟於事的。至於農奴固然不能不以勞動生存，却更不能不在受了地主的榨取外，再受自然的威脅。所以對於自然的仰賴竟成上下階級的一般心理。更因農奴有制定的生產量，沒有改良生產技術的必要，所以他們征服自然之心，更是十分地淡薄。因此封建社會的一般人在孤立無援中，目光不知不覺地轉到天上去，求神的援助，於是宗教意識非常濃厚了。

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，十四至十七世紀的西歐先後走入商業資本社會的階段，各國都有胚胎於剩餘生產物交換過程中的新興資產階級——富商，或布爾喬亞階級。他們從天上轉回實現的人間，從精神

回到肉體，丟開宗教，改治科學，力謀發揮新階級的向上意識。在西歐，等到十八世紀末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很穩固，於改進生產手段以求更行增加利潤的渴望中，蒸汽機終被發明了。生產手段從此更有飛躍的進步，卒使工業生產大量化，產業集中，有產者無產者的對立，日益強化。十八世紀末的資產階級爲保持自己經濟的優越，開始以民主政治的口號——事實上只是資產階級的，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，——向封建貴族奪得政權，將被榨取者從封建貴族的掌中，解放出來，使之改隸於自家的足下。有了這種政治的助力，資本主義社會乃達到它的極盛時期——帝國主義的時期。然而這日在發展的工業製造，一面須要原料，一面又須要市場。不過，原料與市場是有限的，而帝國主義的發展既基於不爲使用的生產，乃是不合理的、沒有制約的、無限的，所以原料與市場的爭奪終乃形成帝國主義國家中間的相互衝突。結果，歐洲大戰發生了，戰後生產過剩、企業停頓

、工人失業、等經濟恐慌的現象遂爲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共有。在目前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，已成將來一切問題解決的樞紐。

綜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的意識又是怎樣呢？資產階級抬頭時，積極的人生觀念使他們感到欲充實生活的內容、增強生活的方法，必須先有充分的知識。這知識慾使一部份後進的他們，一面返求於紀元前四世紀以後的希臘，一面更用科學方法苦究現實的自然。由此直到帝國主義的時期，資產階級總日在經濟、政治的略奪中，創進資產階級的文化；他們向上的意識，總算能夠替他們排除了許多的苦悶。不過，等到帝國主義露出傾墜的徵象，那產業集中所形成的小資產階級日趨沒落，這一部份有產者的苦痛才漸次表現；所謂都市的煩悶、情場的悲哀、生活的機械化，都是資本制度下必然的現象。至於無產階級在工業發達，都市繁榮的時候，固已受到非常的壓迫，而在工業凋殘，都市恐慌的時候，更添上失業的

危險。集團鬥爭的意識於是萌芽。他們實佔社會成員的最多數；他們用作解放途徑的政治鬥爭，原所以消除資本主義所加於社會的桎梏，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的完成，終乃破滅階級，洗淨人類的污點。不過，他們一旦專政，是否能保持這過渡的、暫時的性質，不襲資產階級統治的故技，却有待於將來的證明。此外，在資本主義的初期，沒落地主的悲哀却也有強烈的表示，大抵以自然或中世爲他們的遁逃藪，充滿游離現社會的意味。

上面三段簡單地敘述封建社會、資本主義社會的歷程，和這歷程中各階級的意識。現在在未說明表現這意識的西洋文學之前，且補說作家的階級性。作家自身姑不論屬於什麼階級，他的作品既可以反映現社會榨取者的意識，或被榨取者受了榨取者麻醉的意識，也可以表現同一社會中被榨取者的清醒着的反抗的意識。然而任憑他循那種途徑，作家總具有某一階級的人生觀，雖然這一階級有時並非他自

身所隸屬。我們如不忘文學的階級性，我們才好進一步地從本書所選的作品中，接受西洋文學的賜予。

在封建社會出世人生觀的指導下，宗教臭味支配着文學，一部聖經是最好的代表。阿斯的大地主約伯寧受外族的欺壓，而不敢向上帝作最後的反叛，不敢再懷疑上帝的甘言，這就是代表這個人生觀念的。

商業資本產生後，新興資產階級的作家常宣傳着入世的、積極的、理性的人生觀；在古希臘有蘇西代蒂司的希臘人生論，後來在德意志有歌德的唯理的人生格言，都是代表作。

這新興階級積極前進，異常重視同層階級個人性格的發揮。個性描寫乃成文學的新事業。莎士比亞的兩首歌，描寫着愛情，却有深究人性的地方，就是爲了這個原故。

又商業資本之發達，使貨幣漸成國民的主要財富，而這財富的儲積，更須賴國外貿易的發展。這貿

易品以手工業、農業為主，所以據有手工業生產手段的資產階級，和據有農業生產手段的貴族階級不得不互相攜手，共奉君主絕對獨裁的政治，藉國家之力，發展互惠雙方的商業。所以，在這個時期裏，貴族仍保有相當的權威。約翰生的一封致劫斯德斐爾德貴族書，表示自己似亢實卑的心理，可見殘餘貴族的威風。

資產階級羽毛既日漸豐滿，在進攻封建貴族的革命時，便產生了浪漫主義的文學。這主義有許多口號，却分別反映當時沒落的貴族，和暴興的富人。所謂打破傳統，解除桎梏，只是富人的巧語，並不兼指富人所建的新統，富人所加於窮人的新桎梏。所謂回溯中世，反於自然則是沒落貴族的解嘲。華士華士的孤獨的刈者就是這種的解嘲；拜倫的去國行，人生頌也是一位貴族在進、退、新、舊，所激盪着的潮流中的產物；而華格涅的革命說却是出自一位絕對的資產者的口中，表示他對於革命的不徹底的、無方法的

淺論。

至於資本主義過程中的一般病態，也充分地表現於下列幾篇裏。狄更司的死了嗎！，哥哥兒的外套都說着無產者的遭遇（後者尤可解作封建社會壓迫下的產物）。盧梭的新哀綠綺思在自由、平等的沉醉中，妄想着無產者婚姻的勝利；莫伯桑的嫁粧描寫商品化的婚姻；哈代的兒子否決權敘述破壞愛情的階級觀念：凡此都反映資本主義制度下，男女關係所最不易免的悲劇。又如柴霍甫的打賭，王爾德的夜鶯與玫瑰抒寫小資產階級或知識分子的苦悶；不過前者只是一味的淒楚，後者却轉為暫時的或剎那間的享樂了。除了盧梭外，這些作家大都嘗到資本主義凋謝時的果實。

二十世紀開始，資本主義一天天走近他的墓門。普魯列塔利亞白熱化的鬥爭使作家在反映小資產階級的苦悶外，添上有計劃的、有組織的、為普魯階級抗爭的文學。辛克萊的詩人表明這運動過程中的詩